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秋文◎著

凤舞凡尘

长篇小说

你是凤，请你起舞
舞动我，我是凡尘
比乡下的土地更厚道
比土地上的花更纯粹
家有闺女，好女的歌唱
比如蜂，比如蝶，比如
比蜂更蜂比蝶更蝶的
踏着凡尘舞出圣洁的女人
在生活的水晶之上
在爱情的火焰之上
以超然的轻盈之态，领导
凝重的庄稼与野草的气息
都相随着，哭泣，并且飞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

长篇小说文库

秋文◎著

凤舞凡尘

长篇小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舞凡尘 / 秋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9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6398 - 3

I. ①凤…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0882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字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一、婚变	1
二、情人桥	22
三、弱女侠肠	51
四、长相守	91
五、惜惜相怜	129
六、争锋	186
七、辞店	221
八、蝶变	270

一、婚 变

俗话说得好，正月好过年，二月好赌钱，三月四月才开始种田呢。民国二十二年的春天是个急性子，这不，今天才二月初一，她的脚步就已经来到田间地头，催着麦苗拔节，催着野花赶快找婆家。

蔡家庄蔡老拐家的门楣上，开了朵大大的“红花”，门两边墙上张贴了大红双喜。蔡老拐搂着烟袋杆子站在门口眯缝着眼瞧了瞧双喜字，又望了望野外，满意十足地想：“嗯，今年开春早，儿媳妇一娶进门，就可以下地干活儿了，一点儿也不耽搁劳力。”

本来按照亲家朱三癞子的意思，去年秋忙过后，就把女儿朱大风嫁过来。蔡老拐一眼就看穿了亲家玩儿的鬼把戏：“哼，你朱三癞子家舍不得一冬半春的口粮，那我家的口粮就是养闲人的呀？那哪行？门儿都没有。”

门没有，饭菜哪里有？那天中午，蔡家冰凉的锅灶和蔡老拐阴沉的老脸那真是南瓜花掺鸡蛋——对色了。

没有办法，下午，媒婆不顾“咕噜咕噜”肚子的反抗，来到二十里路外的朱三癞子家。也是一样，唾沫说掉两水瓢，换来了三水瓢的凉水。唉，说媒拉纤——两头受气。回家的路上，媒婆大骂两家都是鬼精附身，这一骂，肚子里的蔡家、朱家的凉水不干了，争着要往外跑。

两亲家算彻底杠上了，并且放出狠话：这节骨眼上，钱财是小，面子是大，谁让步谁就是王八羔子！

眼看好事要泡汤，媒婆可是一点儿也不慌张，照她的话：“哼，没有金刚钻，怎么敢揽这瓷器活儿？这样的场面老娘见得多了！老娘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米都多，走过的桥比你们走过的路都要

长。”趁着黑夜，她胳肢窝下夹着两包珍藏多年而被鼠虫多次光顾的芝麻糕，跑到著名的神算王瞎子家里……

朱、蔡两家可以不听人话，但是鬼话、神话那是一定要听的！这样，通过神算两家最终把婚事定在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日子。如此这般的安排，两家都觉得自己吃了天大的亏。朱三癞子认为自己为蔡家人白白多养了几个月的儿媳妇；而蔡老拐认为，新媳妇娶到家，离下地干农活儿还有一两个月呢。可是没有办法，天命不可违！因为王大神告诉他们，他们儿女婚事只此一天，否则，就有血光之灾。

“嗷——嗷——”蔡家院子里传来猪被捆绑后而发出绝望的嚎叫。一群孩子闻声赶来看热闹，一个个叽叽喳喳小燕子似的往院子里飞。蔡老拐怕家里会丢失什么东西，赶忙跟了进来。

院子里，地上躺着一头五花大绑的肥猪，嘴里吐着白沫，哼哼不止。旁边屠夫蹲在地上霍霍地磨着刀，嘴里喊道：“俊生，端点水来。”

“哦。”那个叫俊生的小伙子爽快答应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明天就要当新郎官了，小伙子两条腿瞪瞪地跑向厨房去了。

这个小伙子叫蔡俊生，在蔡家排行老三，读了几年私塾，人称秀才，长得也对得起这个称号，白白净净、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他在家是老疙瘩，父母娇惯，有空看许多乱七八糟的书，看坏了脑子，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总是和蔡家集人不一样，蔡家集人说朝东，他没有说朝西，而是说朝南或者朝北，因而经常发生争论，无论如何他就是不服输，还搬出许多歪歪道道儿，人送其外号“一根筋”。

一根筋只佩服一人——他的表哥——都市里的一个摩登青年。这位表哥几年回来一次，最近一次回来是为了退娃娃亲。他向蔡俊生灌输了很多在蔡家集人看来是歪门邪道的思想，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定要从日本鬼子手里收回东三省，又如男女自个儿找老婆丈夫，就像七仙女和董永一样，还起了个冠冕堂皇的名儿——自由恋爱。

这位表哥临走时怂恿蔡俊生跟自己到外面去闯一闯，说外面世界很精彩，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蔡老拐闻讯，可不干了，他早

对自己的这个外甥奇装异服奇思怪想看不怪。如果老三跟他去，说不定蔡家就会出现一个离经叛道的人，那样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老婆孩子最能扯住一个男人的后腿，蔡老拐于是吩咐内人赶忙为他张罗亲事。蔡俊生向往自由恋爱坚决不同意父母包办自己的婚事，再说他心里还装着一个人呢。蔡老拐于是发动全家老小外带亲朋好友一起上阵来劝说。滴水能穿石，铁杵能磨成绣花针，蔡俊生就是那石头，就是那铁杵，最后终于同意了。

现在，蔡俊生端着一瓢水过来，那屠夫接过来一看，道：“一根筋，你也真行，一下端这么多，也不嫌累？留点儿劲儿，明天晚上好好使吧，使劲，你知道吗？”屠夫望着蔡俊生白白英俊的脸打趣道，然后盯着蔡俊生看。

“呵呵。”蔡俊生干笑着，满脸红得宛如也贴了喜庆的红纸，好在这时候进来一大群人，蔡俊生瞧了赶忙迎了上去：“大姑，二姑，三姨……”

“噗”的一声，那个屠夫吐了一口唾沫在手心，继续悠闲地磨着刀。

“喳喳……”此时，同样在磨刀，同样也是屠夫，不同的是，陈洼庄屠夫陈铁柱睁大着充满血丝的眼睛，这眼睛就如蔡家被捆着待宰的肥猪的一样。他一边使劲地磨着刀，一边恶狠狠地骂着。因为用力过猛，刀刃把磨刀石上的浸水部分一下刮去，露出里面的惨白——死人般的颜色。

“铁柱，你在骂谁呢？”陈铁柱瞎眼的老娘扶着门框不安地问道。

“我骂他朱三癞子八辈子祖宗，我……”说着，陈铁柱扬起刀刃，用手擦拭着，然后猛地向空中插去，就如他平时杀猪一样……“老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小二楞子啊，你可不能这么说，三癞子毕竟是你姨夫。”铁柱娘的瞎眼不停往外沁水，她抬起胳膊，用衣袖擦着泪水道。

“我认得他这个姨夫，他认得我这个外甥吗？这个长着狗眼的东西。”

“唉，你这个傻孩子呀，你就认命吧，谁让我们家穷呢？”

“娘，大风可是一直喜欢的是我。”提到大风，陈铁柱心里一阵

温馨，但是，这温馨就如流星一样一划而过，马上就陷入无尽的黑暗痛苦深渊之中，这痛苦，使得他的心发酸发紧，让他的头皮发麻发疼——绝望的感觉。

“喜欢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听说大凤的婆家有一二十亩地呢！街面上还有生意，我们家有什么？靠你杀猪赚那几个钱，也只能勉强维持咱娘俩的生活，儿啊，你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吧，好好干，多攒下几个钱，过了今年，我托人给你说个好媳妇。”

“我谁都不要，只要大凤！”陈铁柱脖子僵得如萝卜似的说。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老话说得好：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唉，大后天大凤回门，你去喝喜酒，可不能闹事。”

“我……我还去喝狗屁喜酒！”手里的杀猪刀在磨刀石上“嚓”地荡了一下，“我去喝他朱三癞子丧酒！”

铁柱娘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号啕大哭了起来：“你……你这个孽种，千万不能干傻事啊！”

这凄惨的哭声更激起了陈铁柱的满腔愤怒，这满腔的愤怒带着一股血腥直冲向头顶，操着刀，向院门外奔去。

从外面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个女子，差点儿和陈铁柱撞了个满怀。那女子见了陈铁柱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铁柱哥……你……这要去干……干什么？”

陈铁柱愣站在那里，半天才张口问：“大凤，你……你怎么来了？”

朱大凤本来的脸就是高粱红，二十多里路跑来，高粱红变成晚霞红，圆圆的脸蛋上挂满了汗珠，抬起衣袖抹了一下，又警觉地向院门外瞥了一眼，小声地道：“进屋说吧。”说完，自己径直走向屋里。

陈铁柱跟着进来，随手关了门，垂头丧气地站在朱大凤身后一声不吭。

“铁柱哥，我明天就要嫁人了。”

沉默。

“我明天就要嫁人了！”音量提高了许多。

依然沉默。

“你……”身子转了过来，杏眼疑惑地看着陈铁柱。

还是沉默。

“你是死人呀？”面对心爱的人这样无动于衷，朱大风上前一步，两个小拳头鼓槌似的擂着陈铁柱的胸膛，企图捶醒眼前这个“死人”的死心。

“死人”到底被捶醒了，陈铁柱“吭哧、吭哧”喘着粗气。

“你就这么算了？”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能怎么的？”“死人”终于说话了，唧唧嚷嚷地把话说完，再也没有力气站立住，蹲在地上，靠着门，双手抱着头。

杏眼狠狠地剜了陈铁柱一眼，愤愤地说：“窝囊废，站起来！”

“窝囊废”惊诧地看了她一眼，也许被她那杏眼喷着的火燃烧了，乖乖地站了起来。

“铁柱哥，你带我远走高飞吧？”

晴天霹雳，陈铁柱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反问：“远走高飞？”

朱大风没有回答，而是扑在陈铁柱的怀里，两只手藤条似的死死勒住陈铁柱身体，圆圆的脸蛋儿深深地埋进陈铁柱的胸怀里，喃喃地说：“我俩去过我俩的日子去。”

陈铁柱颤抖着抱住朱大风，惭愧啊！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些天只顾怨恨了，哪能想到这个？唉，也不怪大风说自己是窝囊废，连个女人都不如。朱大风的话就是洋火，陈铁柱这堆干柴一点就着，且熊熊地燃烧着，脸蛋发烫，脑海沸腾着，响亮而干脆地回答道：“好，我们跑！”

“你收拾一下东西，快点儿！”

陈铁柱刚想答应，“喀喀”外面传来铁柱娘的干咳声，接着，嘶哑的声音宛如隆冬烈风从门缝吹进来：“大风啊，你明天就是做新娘子的人了，怎么能够乱跑呢？”

屋里，朱大风被这阵冷风扎扎实实地降了温度。她毕竟是个姑娘，本能地害羞，欲脱离陈铁柱的身体站立到一边去，谁知道挣扎了几下也没有挣扎出来。陈铁柱现在是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这个二愣子死死地抱住朱大风身子不放。他现在闻着朱大风身上浓厚的

体香，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顾了。

“娘，你就不要管了。”

“铁柱呀，大风明天就是别人的人了，你们可不能胡来呀！”

“我要带大风一起走！”

“你们两个小孽种，千万不能胡来啊！走，你们到哪里去？”

“外面天大着呢，难道就没有我们俩的容身之地吗？”陈铁柱说着看了一眼怀里的朱大风。朱大风迎着他的目光，温柔而固执地点头。

“傻啊，你们想过吗？你们这么做，不怕别人戳脊梁骨啊？他朱家我陈家以后还有脸见人吗？你们捅了这么个天大的娄子，朱家蔡家能轻易放过你们？”

“大姨娘，我们跑到谁也不认识，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他们能拿我们怎么地？”朱大风口气硬得能斩钉截铁了。女人一旦被爱情迷惑住，什么事都愿意干，什么事也都能干得出来！

“大风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你走后，蔡家能放过你们朱家？你们朱家会抄了砸了我们陈家的，多少人会被牵扯进去？也许，还有几条人命要搭进去呢！”想到将要来临的苦难，铁柱娘又哭了起来，“铁柱呀，你这个挨千刀的，千万不能啊，你们走后，我这个瞎眼老婆子怎么办啊，呜呜……”

屋里顿时沉寂下来。

“大风啊，你不为家里着想，也要为你自己想一想，一个女人家如果不是明媒正娶，会一辈子站不直的，不要犯傻了，把门打开，出来吧！”

屋子里一片死寂。

“你们再不出来，我这个瞎老婆子就死给你们两个看！咚……”

“咣当”一声，房屋门猛地打开，陈铁柱首先冲了出来，看见自己的老娘倒在血泊中。

陈铁柱一步跃了过来，一把抱起老娘，一连声地喊：“娘，娘……”见自己的老娘没有反应，赶忙把手伸到她鼻子下试着。

“大风，端点水过来。”陈铁柱掐着娘的人中道。

朱大风被吓得呆如木鸡地站在那里根本没有反应，这几天夜里

辗转反侧，思想作激烈斗争一直到窗外大白，现在，苍白的脸如雪上蒙了一层霜。

“大风，端点水过来。”陈铁柱提高了嗓音喊了第二遍。

“哦。”“木鸡”终于缓过神儿来，赶忙跑去端水，太慌乱，后退别着了前腿，一下摔倒在地，不顾身上的疼痛，一骨碌爬起来端水。

“噗——”陈铁柱喝了一口水向老娘脸上喷去，“娘……娘……”

“嗯……”铁柱娘吐了一口气，“哼……嗯……”地呻吟着，瞎眼不停往外流着水，两只鸡爪似的手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不放，“你们……不能走，不能……走啊！”

铁柱不语，大风端着葫芦水瓢的手颤抖着。

突然，铁柱娘一骨碌爬起来，“扑通”一声跪在大风面前，手拍着，头抢地，“咚咚”连磕几个响头，“大风啊，你就可怜可怜你这瞎眼的姨，放过我家铁柱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呜呜……他爹死得早，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呜呜……不能再有个三长两短了。”凌乱花白的头发上沾满了稻草，两只鸡爪手已经变成泥灰手。

“姨，你起来，呜呜……”大风哭着，来搀扶铁柱娘。

“你答应我，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呜呜……”手作着揖，“姨娘求求你，姨娘求求你，回家去吧？呜呜……”“咚咚……”又是几个响头。

“我……我……呜呜……”朱大风不知道如何是好，簌簌的眼泪珍珠般滴落。

家里两个女人哭成一片，陈铁柱心里难受如针刺刀割似的，痛苦得无处发泄，疯牛样地用头“咚咚”撞着家里的那扇破门。破门“咣当、咣当”地响着，“娘，你起来，你起来嘛。”

“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大风也双膝跪地，“姨，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泪眼可怜地望着陈铁柱一眼，“我回去。”说完，站了起来，欲向门外跑，被陈铁柱一把拽住衣服，“大风……你……”接着松开了手，“你真要走？”

铁柱娘停止了哭，爬了起来，“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家里肯定在找你，你爹知道你跑到这里来了，还不扒了你的皮？”

“铁柱，铁柱在家吗？”外面传来邻居黑蛋的声音，“借你家大秤用一用。”

陈铁柱赶忙拿了大秤迎了出去。

“大风，你还是等到天黑了再走吧。”铁柱娘吩咐道。她知道大风今天这一趟，在本地方圆几十里开了先河了，如果传出去会有人找上门来的，因为这事让他们的门牙都笑掉了。

“大风，晚上我……送你。”陈铁柱进来自告奋勇地说道。

朱大风疲惫得连头都懒得点。

早春的晚上还有些冷，天上的星星眨着白眼，让人的心都凉透了，大山躲在黑暗里不见了踪迹，倒是路边沟壑的水里泛着迷茫般的白。

虽然是冷夜，但是旷野里并不平静，山风把树枝当作箫笛吹着，几个早恋的鸟儿唱着情歌召唤着情人赶快来约会，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吓得那多情的鸟儿扑棱棱各自飞走了。

陈铁柱和朱大风走在路上，他不停用手中的猪油灯笼照在朱大风的脚下，嘱咐道：“慢点儿，慢点儿。”

其实，朱大风不慢都不行，她哪还有劲儿走路？现在对于她来说就是正在迈向地狱之门。

来的时候，她满怀希望，一路上，憧憬着以后和铁柱哥在一起的美好生活，这美好的生活在她的心中形成一股气，有这股气顶着让这个长着四寸银莲的她一连气跑了二十来里山路也不感觉太累，可是，现在呢？希望死了，绝望伴随着黑夜而来，她仿佛能听到这漆黑的夜咀嚼她美好生活的声音。

白天发生了那么多的事，让她没有空闲去痛苦，宛如锋利的刀刃猛地划破皮肤般没有感觉，现在，那伤口见到了风，开始疼痛起来，撕心裂肺地痛。

她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甚至不知道回家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下午，她借故上厕所偷跑了出来，现

在回家去，怎么圆这个谎啊？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走一步算一步吧。

要说绝望，更加绝望的是陈铁柱，自己身边的这个心爱的女人，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渐渐发展到互相喜欢爱慕，又到山盟海誓，可是，她明天就要成为别人的新娘了，唉，窝囊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天是捅不破，地是凿不穿的。假如今天不答应娘，他带着大风私奔了会是什么样？假如不是家里穷，那又是什么样？假如……他现在就在那里假设着，妄想着。

记得前年过年的时候，铁柱带着娘去给姨夫一家拜年，趁着大家都高兴，娘向姨、姨夫提起了铁柱与大凤的亲事。谁知道朱三癞子本来方桌脸马上变成长桌脸，手盒子枪似的指着娘，大嘴喷出的唾沫星子雨箭似的射向她：“就你那穷家破庙的，自己都养活不起，还能养活别人？趁早死了你那份心，哼，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呀！吃天鹅屁都吃不到……”

开春不几天，就传出朱三癞子把女儿说好了婆家的消息，陈铁柱听了浑身刀砍斧劈似的痛，疼痛难忍，连夜跑到朱家庄找大风想问个明白。也就是那天晚上，二人对天盟誓。可是现在呢？海没有枯，石没有烂，但是那誓言明显掉进海里淹死了，又被石头砸得稀巴烂。

朱大风越走越慢，她确实感到很累很累。黑暗中，陈铁柱的手伸了过来挽住她的手。大风紧紧拽住铁柱那大而有力的手，一股无形的能量传了过来，迅速传遍全身。

大风又来劲了！

“铁柱哥。”

“嗯？”

“你背背我吧，以后想背都不可能了。”

“嗯。”

黑熊似的身躯蹲下，大风爬了上去。黑熊站起，向前，向那不可能走着，走着……

大风把脸紧紧贴在铁柱那宽厚的后背上，眼泪噼里啪啦滴落在铁柱的后背上。

“铁柱哥。”

“嗯？”

“今晚，我们俩多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

“嗯。”

“我唱段《十八里相送》给你听吧？”

“哦。”

朱大风哼起《十八里相送》来，开始，吐字还算清晰，后来越唱来越慢，越唱越悲，最后，泣不成声：“铁柱哥，人家……十八里相送，过了之后，还有……想头，我们俩过了今晚，就……”大风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沉默。

“哥，你以后，把我忘了吧！”

沉默。

黑暗中，看不到陈铁柱额头上的“蚯蚓”在蠕动，只听到他“呼哧、呼哧”喘气。

“哥，你以后找个好女人，好好过日子，呜呜……”

“黑熊”突然站立不动了！蓦然地，他放下大风，转过身来，两只熊眼死死盯着她。

大风仰着头，睁大着杏眼迎了上去，她要“黑熊”现在把自己吞噬了。

“黑熊”慢慢靠近，慢慢靠近，春虫停止了絮叨，山涛停止了呼啸，周围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大风闭着眼睛等待着，等待着……“呼哧、呼哧”的喘气已经吹到她的脸，强烈的男人气息。

两人紧紧拥抱着在一起，朱大风的耳朵热起来，脸蛋滚烫起来，身体燃烧起来，体内火山的熔浆要喷发出来。

黑暗中，一只粗糙的大手摸着大风细滑的脸蛋，她也用脸蛋轻轻地摩擦着那手。越摩擦，“呼哧、呼哧”的喘气越急促。朱大风胸脯的山峰跟着那“呼哧”起伏着，起伏着，连绵不绝。心澎湃得快爆炸了！张口咬住嘴边的大耳朵，手拍打着“黑熊”的头。

“黑熊”开始兽性大发了，“熊掌”伸向朱大风的胸前的山峰，

揉搓馒头似的。大风呻吟着呻吟着，身体松垮下去，要瘫痪下去，蒙蒙之中感觉“黑熊”顺势把她轻轻放在地上。朱大风双手抱着“黑熊”的头，把他的身体牵引过来压住自己……

四周的高山支起一个摇篮，而陈洼庄就是躺在这摇篮里的婴儿，现在这个婴儿被夜安抚着睡熟了，一切都显得安静而平和。突然，村里的狗狂吠起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村外几个火把流星似的向陈洼庄飞奔而来。

到了陈洼庄，火把们停下来聚拢了一下，然后，火把围向陈铁柱家。

“咚咚！”陈铁柱家的门响着。

“谁呀？”屋里陈铁柱娘问道。

“我，快开门！”

“你们是谁呀？”

“少啰唆，快开门！”

门打开了，几条大汉涌进屋里，没等铁柱娘说话，他们不由分说在屋里翻箱倒柜起来。

“你们有什么事呀？怨老婆子眼瞎，看不见各位。”铁柱娘感觉到，家里上山贼了，“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穷户人家。”

“喂，你家陈铁柱呢？”一个满脸金钱麻子的人问，此人脸上长着钱，说话也像铜钱落到地板上，掷地有声。

“请问你是……”

“不要问我们是谁，我们是来找你家陈铁柱的。”

眼睛瞎的人，耳朵特灵敏。铁柱娘刚才听这铜钱落地的声音，就知道此人可能是大风的堂兄朱麻子，一个混混儿，绰号“金钱豹子”，豹子钻林卧山，专打野食，所以他和山里的强盗有扯扯连连的关系。在朱家集还和他在一起吃过两次饭呢。她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于是不慌不忙地把腹稿搬出道：“下午买猪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呢，这个死孩子，到哪里去哄了？”

“老婆子，你家下午来的人呢？”

“来人？没有呀。”铁柱娘双手一摊，“咦，你们到底找谁？”

“老婆子，告诉你实话，我们是朱家庄的人，来找大风。”

“原来是他姨家的人啊！快坐，喝水。”说着摸索着要去倒水，一边摸索，一边嘀咕道，“找大风？大风怎么了？明天不是她大喜的日子吗？”

“少啰唆，快把大风交出来！”

“大风真没有来。”

“不要装蒜，死老婆子，有人看见大风朝你们家来了。”

“看见大风来我家了？谁看见的？不可能吧？绝对不可能，这丫头，明天就是大喜的日子，怎么乱跑呢？他姨也是的，怎不看住自己的闺女？明天就要办事了。”

“瞎婆子，你如果今天不把人交出来，哼哼，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咔嚓”，手起刀落，桌子的一角飞到空中，溅落到旁边的锅灶上，“啪嚓！”一个碗粉身碎骨了。

“都是亲戚，这么凶干什么？”铁柱娘心疼着自己家的桌子和碗。

“谁和你是亲戚？”

“好，你说不是亲戚就不是亲戚，害怕我们的穷沾了你，大风确实没有来，刚才你们也搜了，看你们，一个个强盗似的。”

“你说谁是强盗？”

旁边一个年龄大的人——朱大风的大哥见朱麻子这个白脸吓唬不了铁柱娘，于是该他这个红脸出场了，咳了一声，清清嗓子道：“姨，这不是小事，快把大风交出来吧，要不大家都不好看。”

“他大哥，大风真的没有来，别说没有来，就是来了，我也会让她回去的，我老婆子是明白事理的人。”

这话似乎话里有话，几人听了互相看了一眼交流着——大风肯定来过。

朱麻子平时逼供地主老财，就如阎王审小鬼似的——不招供都不行，今天栽在一个瞎眼老婆子手里，这传出去以后还在圈内怎么混？

“瞎婆子，不交人，我放火烧了你这猪窝，信不信？”朱麻子说着把手里的火把伸在铁柱娘面前。他忘了铁柱娘是瞎眼，看不见的。

“那你就烧吧。”

朱麻子恼羞成怒，上前揪住铁柱娘的前襟衣服，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喝问：“我看你这个瞎婆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没有人我怎么交？呜呜……”铁柱娘哭了起来，这哭声招呼了外面的脚步声，隐约听到有人在议论着。

外面，确实围着很多陈洼庄人，他们手里拿着钢叉、铁锹、木棒、火铳，还有一根长枪。

二大爷在院子门喊：“铁柱她娘，家里来的是些什么人？怎么这么吵？”

铁柱娘怕事情闹大，赶忙回答：“他二大爷，没有事，朱家庄他姨家来人了，你们回去吧。”

“哦。”外面人群开始散去，二大爷边走边用手里的铁锹拍打着地面“咚咚”响，喊道：“铁柱娘，有事就招呼一声，我们陈洼庄还是有几个人的，看哪个敢在这里撒野？”“呸！”唾沫吐到地上的声音。

屋里几个人听了，围在一起，小声议论着，大风大哥手一挥，道：“走，回去。”

朱麻子把手中的大刀荡得桌面“欵欵”地响，恶狠狠地发话道：“如果让我逮着你家铁柱勾引大风，看我不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野外，陈铁柱把手伸进大风的衣服里，在她细滑柔韧富有弹性的胸前山峰上跋山涉水着，然后，又把嘴伸向那山峰，啃馒头似的啃着，只把大风啃得哼哼出声。她一边解着裤子，一边说：“铁柱哥，今晚我就把身子给你，也不枉你我情义一场。”

这句话，似一味奇方妙药，倒把陈铁柱这个疯牛治愈好了。他一翻滚，一骨碌从大风身上翻到一旁喘着牛气，半天，站了起来，说道：“大风，起来吧。”

“铁柱哥……”

“不能……真的不能啊！假如这事日后被你婆家人知道了，他们会活剥了你的！”陈铁柱知道做那事的后果，陈洼庄就有这样血淋淋的教训。